



北史

九三



U 8
1735
213



118
1735
213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

新編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月諸同人
悼山田一
郎君以贈
所購以贈
書圖章

鹽山申國
氏開國附庸

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於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譽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僞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遣子

朝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禽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於代來慕容永據長干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郡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

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
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
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
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
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與高平公
破多羅沒奕干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與弟濟南公
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
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
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文五部鮮卑
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奕干而併其衆僭稱大夏

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
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
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
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
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
臺遂僭皇帝於灊上號年爲自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
以長安爲南郡性僞虐視人如艸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
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
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
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
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瑣瑣自長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
昌破瑣殺之屈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

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

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臯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倚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

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屈丐奢好修宮室城高十仞
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
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竊極文采帝顧謂左右
曰曩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
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
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
獫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
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
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
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
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艸

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
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麌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定
送京師伏誅

徙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諸部落入
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
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
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
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焉征高
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
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位號
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於薊建國

十五年僞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僞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相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暉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垂及泓冲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

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桐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凰冲小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虜弟運運孫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韉於市及暉爲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軍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

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
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
存當舉烟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
徒河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志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
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
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
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
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
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
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
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
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

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
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
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
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太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
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
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
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是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
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
遇踰於僑僑弗能平及卽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
卻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
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僑平中原垂爲前累戰有大功及僑

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
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寶都侯堅敗淮南入於
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
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
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
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
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
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
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
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終不能久安益知道武
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皐垂不許遼怒
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

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
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
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尅之十年垂遣
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
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
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
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
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
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
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
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
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

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爲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爲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

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睦邃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大單于昌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

睨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鬮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桺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

大辟苻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僻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啟而交接制百官臨哭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臯之羣臣莫不舍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轎車毀城門而出長老將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是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卽位以德鎮鄴大丞相寶旣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

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胸爲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廻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於清河灑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

以萇爲豫州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臯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

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
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
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襲位秘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
也既滅符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
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尅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
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
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闕軍爲前鋒將
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
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人又截汾
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院南四十里逆擊興興
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

院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
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
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
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
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
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
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噪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
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
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窘逼乃將二妾赴水
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
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禽興尚
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

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
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
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
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
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
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
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
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
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字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
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遂同夷俗跋飲酒
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
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
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
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
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於時永興元
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
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
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神麇二年跋有疾其長
子承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
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王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
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

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宇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於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大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

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顥請臯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臯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闕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

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隣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明許之田于互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

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旣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圍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籬籬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剝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刑政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

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拘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麇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邽遂爲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首豪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寇之世居盧水爲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祈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伏

乾歸於枹罕爲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衆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公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夜涼武招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尅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

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晉泰常中蒙遜尅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於宋并求書宋文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體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衷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人侍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數其臯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尔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旆遂嬰城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

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臯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於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尅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至之間牧犍使人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寤竟

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父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

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尅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巾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於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尅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任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

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卒梁武捨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陰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旣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寶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督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譽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

有關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績績構譽及譽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譽譽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譽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召譽自行譽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尅期襲譽未及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繼次大堤而樊城已陷譽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譽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譽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譽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

陵譽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譽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譽乃遣妃王氏及世子蔡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譽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譽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譽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譽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譽王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譽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

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營備禦內實防營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營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營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營之四年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營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

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晁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營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

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答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答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肝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答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

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旣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

北史九十三
五十一
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清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王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王

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王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與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王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劔帝

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
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
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
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
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
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璽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
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
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
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
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年上徵
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

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
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
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辜給復十年梁
二王各給守基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登初卽位歲在乙
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卽位甚見親重拜內
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
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
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
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
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
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
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

賀若弼深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昂出入宮掖伺察内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營之居帝位百僚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巖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並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殷連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

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營子蔡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蔡字道遠營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營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營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營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營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營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獻字欽文巋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
崔弘度兵至都州獻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王以爲侍中吳州刺
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爲主吳人
見梁武簡文及啓巋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獻自以歸第三
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
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獻由是益爲衆所歸宇文述之討巋遣
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
巋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環仕
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黠梁尚書儀
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
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今

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啓初出
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啓出鎮會稽
大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
非人也啓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
王譽結隙啓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
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
寶還白啓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啓納之及
啓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
安豐縣侯巋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
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巋之三年卒及葬巋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
爲公謚曰文凱配食啓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
速啓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啓推心委任以爲謀

主時人以譽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譽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爲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譽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爲營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譽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

刺史操旣位居朝右每自挹損亦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譽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譽廟尹正其先天水人譽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譽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譽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營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

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管管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管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管至襄陽管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管稱帝位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管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管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管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管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王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利若使梁之行人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王者不

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遽爲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終

雙山世鳳圖
氏蘭何南甫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雙山世鳳圖
氏蘭何南甫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岵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克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畧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

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鴛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

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

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根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

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靺靨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頡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

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

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
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
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
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
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
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
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
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
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
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
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
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上毛無愆王貢但

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
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
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
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使二邑還
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
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
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
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
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
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
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

于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

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畧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篋橫吹簫鼓之屬吹蘆

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淚水上王乘腰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

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群小私將弩手巡窺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鞅鞅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

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

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

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已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寇部黠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

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箏篪箏箏篪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碁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

沙氏燕氏芴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窟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寶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

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

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

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獹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

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
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
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
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
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
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
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
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
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絲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
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
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

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
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
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
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
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
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
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
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
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
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
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

山水渠師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
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
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
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
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
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
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
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闊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
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溼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大汾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
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
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
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
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
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六何國郁
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
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
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
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
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
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

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

群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

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

糴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繡爲上服人給青繡兩匹賞其誠欵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脂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欵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

頓頽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二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而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垠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四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

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二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代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脂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韎鞞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竅騎木而行俗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

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士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輪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

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篋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徃徃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鬪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劔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
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
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
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
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
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
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
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
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
鹽木汁爲酢米麵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

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
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
握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
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
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雞無
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鋪以石爲刃長尺
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
松榿楠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
海之神祭以肴酒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
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
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
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

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

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王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教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踟躕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雞闕三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撰擻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纒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巨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

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寃獄不承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擣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榭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墓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旣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畧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

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已若不能
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
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
豆于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終

蜀川中鳳園
氏雷回南甫

北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蜀川中鳳園
氏雷回南甫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
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爲患至晉之末
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
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畧爲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
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

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
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
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滙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
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
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太陽
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群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和
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詔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
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爲公十七年加征
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閣
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
人率戶千餘內徙永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
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

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太陽蠻首田育
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西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
蠻魯北鸞等聚衆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
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
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陽大
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善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
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
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
附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
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
然興卽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
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

統帥蠻以爲聲勢叔興給一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
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
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興遣與石
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
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抄掠之基叔興遣
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
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
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梁義州刺
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
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
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
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

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
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郢路
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
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
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
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
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
王魯超明內屬投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
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
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
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
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爲

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
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彥北荆
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欵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
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群蠻以
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
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政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
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
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
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
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
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
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

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涪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
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騰言
於衆曰令賢肉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涪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
克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
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
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
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
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
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
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
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錢帛伯
犁等悅遂爲嚮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

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
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
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
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
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
帥并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蠻望見輒
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
雙城水邏平後頗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
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勝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
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
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
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宫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
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和
六年蠻渠冉祖憲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閭討平之自此群蠻
懼息不復爲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
甚多散居山谷畧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
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
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
徃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
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
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
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
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

常劫掠賣取諸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豐旣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爲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禪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

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傅豎眼爲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軍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

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卽時散罷自是
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
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
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盛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
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劔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
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
史傅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
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
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
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之後
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
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克賤隸謂之爲壓獠

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貸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
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
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桓稜
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
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強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
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
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
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
者撫之善惡旣分易爲經畧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
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桓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桓
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
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

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
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
當設伏險要若從嶮路出其不慮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
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卽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爭
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
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
人和建德初李暉爲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
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
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水金寶物產
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爲城屋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
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

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
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
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槊以
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
衆吹蠶以卽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
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
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
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
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外次積薪焚之收其餘
骨王則內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沈之海口庶人以瓦
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
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

竺隋文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
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
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
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
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
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
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
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國北拒大海地
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
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
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

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
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
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
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
人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
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
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
而坐其官薩陁加邏一人陁拏達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
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
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
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
靡唯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

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卽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
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
置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
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
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
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
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
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
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
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又行二
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
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蠶擊鼓樂隋使至金鎖

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
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
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
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蠶鼓婆羅門二
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
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
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
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
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蚌蜆之肉百餘品延
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
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
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旣入海見

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師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滿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鐺

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阨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下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稊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

目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別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蠹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鮠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牯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

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鑊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烏名舍利解人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獠曰奄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傲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洎乎境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爲去就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宅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北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終

西川中鳳蜀氏唐國南唐

北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西川中鳳蜀氏唐國南唐

氏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氏者四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歧隴以南漢川

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
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
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畧始
徙居仇池方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
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孫
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
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氏推以爲王關中土人
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
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
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
子盤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爲征南將
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季龍

後稱蕃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
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
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秦州刺史國子安爲武都太守十一年
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堅殺俊復稱蕃於晉死子世
自立爲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弟統爲武都太守
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一名德聚纂黨襲殺統自立爲仇池公遣
使詣簡文帝以纂爲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
之徙其人于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
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爲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
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
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
卽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

隴西王後爲乞佛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乃
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氏羌爲
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晉天
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爲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
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
武帝封盛爲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眉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蕃於宋仍奉晉
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
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爲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
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爲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
上表請比內蕃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謂
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

先勲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旣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
曰國嶮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
蕃于宋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
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
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悛之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
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悛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
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
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
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
附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董亭保宗與兄顯歸京師太武拜保宗
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後
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

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氏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氏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

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爲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劍降爲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祖於南秦東益普惠啟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氏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氏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嶮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爲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爲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爲秦賊莫折

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爲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爲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旣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爲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人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位孝文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爲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纈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

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之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葦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旣定恐武興不得久爲外蕃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爲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復改鎮爲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爲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爲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欵附如內地焉後

唐永代子建爲州未幾氏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爲氏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女妻周文秦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歧州氏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鬧等作亂鬧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蓋鬧散其餘黨岷州叛氏復侵逼南歧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起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

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氏頗畏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佺各擁其衆遙相攻計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叱及下辨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臯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屬攻陷洛聚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叱而陰平葭蘆氏復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

於是群氏並平及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廐二部馬鬪相傷若洛廐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鬪相傷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若洛廐悔遣舊老及長史七船樓謝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怒殆天所啟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卽今從騎擁馬令迴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迴一迷樓

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廐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廐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泝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旣嶮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且輒射之射中則嗥

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
嗚咽若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
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
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
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
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
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
五年死弟視罷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
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
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
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氏羌
地方數千里號爲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寮曰此水東

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會和曰此水經仇池過
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於海阿豺曰水尚
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
封爲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
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處以大業屬
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
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
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
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
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
至而死慕瓚又奉表通宋宋文帝又授隴西公慕瓚招集秦涼亡
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

衆轉盛太武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精款俘禽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須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畧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嬖荒之君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繪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

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繪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畧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慙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救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薄坂今旣稱藩四海咸秦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之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

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縣絹隨使踈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於宋宋文封爲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爲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爲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鴉鳩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斛

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鄯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嶮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斛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

南山不過十月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蕃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州枹罕高平將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

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俊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脩洮陽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群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渥和二戍時此旣邊將之常卽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

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等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授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等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已有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蕃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蕃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等遂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等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隣蕃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等上表自申辭

誠懇至終宣武世至於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等伏連等親率大眾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等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為母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大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克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羶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

同至於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有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鉄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旣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柵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及西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再遣使獻能舞馬

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絲綵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侯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

諸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諸頻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討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少子鬼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祭請因其釁封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卽朕稱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唯教鬼王爲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

名王招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投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呂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爲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爲主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卽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

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

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骨渾以自效鐵勒卽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

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群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頑弱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

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慙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
慙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
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
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
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絕彪子死彌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
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
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
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
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
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
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之周文命章武公遵率
兵送之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
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
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
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又有東
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麤
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
子男渠帥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南界邠鄂
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
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
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粘羆毛爲屋服裘褐披羶爲上

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
養犂牛羊賸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
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
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琵琶
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隋文帝爲丞相時中原多
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元年
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
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
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
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卽其部
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並無

姓氏附國王字宜繪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
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礮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
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
圖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
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竹爲箭妻其群母
及嫂兒弟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
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
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
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賸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
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爲祖父神而事
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幕離衣多毳皮裘全剝牛脚皮
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

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場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碛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譚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旣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爲寇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汾晉之間畧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旣恃和親不爲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神武滅

之獲其僞主及弟西海王并王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
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畧乃遣
黃門侍郎楊禰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
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
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
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置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
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
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敷州刺
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
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
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州別帥
郝協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

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
是羅等欲邀襲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爲喬三勿同等五年開
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
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
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齋升孫沒鐸爲
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
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
翦其魁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
王招譙王儉滕王迥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
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犄角憲
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宣
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覆瓜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

頗息

論曰氏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北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終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

